

策展人語

本次展览将呈现杰格·克鲁兹的大量绘画作品，向他既有的标志性风格和概念发起挑战。挤在画布上的一管管油画颜料、随心所欲的喷涂方式和果断自信的绘笔法打造出粗粝而厚实的三维表面，与彩色线条绘就的网格融为一体，紧张又纠结；色彩呈带状重叠，或平行或交织，尽情演绎艺术家的随性姿态。

当色彩和线条缠斗不止、激情和活力共同作用，全新的图像就此产生，但同时也破坏了覆盖于颜料下方图像。

在克鲁兹的作品中，厚重密集、厚涂颜料的表层，完全或部分地隐藏了具象的背景：背景所表现的主题，通常借鉴弗兰德画派或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流派的作品。某些作品虽然呈现磨损和残缺的样貌，但原有的图像仍然在艺术干预的过程中得以保存；而在其他作品中，写实主义的再现被全然扭曲、破坏，令人难以鉴别最初的主题。

底层的图像被艺术家以破坏力毁于一旦，成为某种暴力心理能量的原始表达，排山倒海，席卷而至，好似将生与死的意涵同时呈现出来。正如同样原始的“虚空恐惧”，克鲁兹的创作能量充斥整块画布，作品仿佛爆炸般从画框的边缘溢出，淋漓尽致的色彩甚至带有烧焦和腐蚀的意味。

相较于那些站在画架前、用极少色彩表达些微现实的“画家”，杰格·克鲁兹是截然不同的。他将行动视作创作过程的本质，就像萨满教的仪轨那样，对画布的主动干预体现出完整无缺、包罗万象的艺术实践。

克鲁兹有意使用缺损和破坏的理念，通过画作中厚重的层层油彩和色彩纠缠，排斥并破坏描绘于背景上的人们熟知的图像，使破坏成为其艺术审美理解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克鲁兹将可识别物体和暗黑形式集于一体、相互交织，引发观者对绘画进行产生反思。密密麻麻的长短线条、纠结缠绕的彩色旋涡破译出映像的全新路径，受到人们普遍接受的文化固有观点不再牢不可破。观者失去任何已知地标，被置于换位观赏的角度，只得以全新基点为导向，最终接受了全新的感知方式。

为进行如此内涵深厚、充满活力的创作过程，克鲁兹在构思时会涉及许多层面。其果断的行动，将对常识的异议和解读现实的显著方式转化为艺术形式：他的热情活力同样来自对特定文化环境的反应。杰格·克鲁兹像与他同辈的众多菲律宾艺术家一样，背负着源于殖民统治的文化情结。他的关注点延伸到祖国菲律宾的社会状况，尤其是那里的主流宗教—天主教。

我们可以将他的姿态，看作是他对几个世纪前，殖民者强制推行的教条主义的反应，这些教条主义观点对菲律宾当代社会造成重大影响，并成为众多冲突和矛盾的背后原因。克鲁兹删除了表明自己姿态的画作和“殖民”元素—巴洛克文化的图标，他模糊并消弭了整个绘画空间，摒弃了曾长期享有普遍优越性的殖民文化象征。

但他对自身标志的痴迷远远超出画框，陷入了分崩离析、无穷无尽的状态。杰格·克鲁兹在作品中不断展现自己的创作实力，他拒绝预设的文化范畴，不与任何伪真理妥协，摒弃“强加于人”的殖民文化，反对资产阶级文化的一切“教条主义”。

与此同时，假设摧毁西方传统题材是克鲁兹评价历史的方式，那么从另一方面看，这体现了他欲与西方艺术分离的艰难挣扎；这一历史叙事在他的艺术实践中无可避免，值得注意的是，克鲁兹并未全然隐去原始图像。

但他的姿态和反叛行为，成为撬破传统艺术规则的利刃。克鲁兹的画作是对革新的宣泄，通过抽离和抽象形式，成为自我肯定的行为。因此，萌芽中的混乱状态产生了全新的现实。在宣泄的过程中，克鲁兹对形象化的否定几乎成为一种宗教仪式。

本次展览延续了克鲁兹在艺术方面的最新进展，巧妙地降低了色彩饱和度，几乎趋向冷色调，顺利脱离了其本人大胆、鲜艳的色彩偏好。艺术家的色彩选择从产生对比、带来震撼的初始目标，到引领我们进入更加审慎、简约的氛围，又或许是从探索外部世界的明确辩证关系，转向内省的维度。杰格·克鲁兹无惧对自身审美进行反思，并已过渡到更加注重自我参照的阶段；最初的激烈表达已然圆润，于是他的艺术成为状态的表述，仍然自我质疑以发现自身关联度。

策展人: 米开拉·塞纳